「七七七」文藝獎金獲獎作品

（戲劇類　丙等獎之一）

大家辦合作

（道情）

常功　胡正　孫千
張朋明　集體創作

哥倫比亞大學
中文圖書館章

JAN - 7 '52

晉綏邊區呂梁文化教育出版社出版
新華書店晉西北分店發行

5719
9212

七七七文藝獎金受獎作品
（戲劇類 丙等獎之一）

大家辦合作

（秧歌）

常功 胡正 孫千
張朋明 集體創作

晉綏邊區群眾文化教育出版社出版
新華書店晉西北分店發行

「七七七」文藝獎金獲獎作品

（戲劇類　丙等獎之一）

大家辦合作

（道　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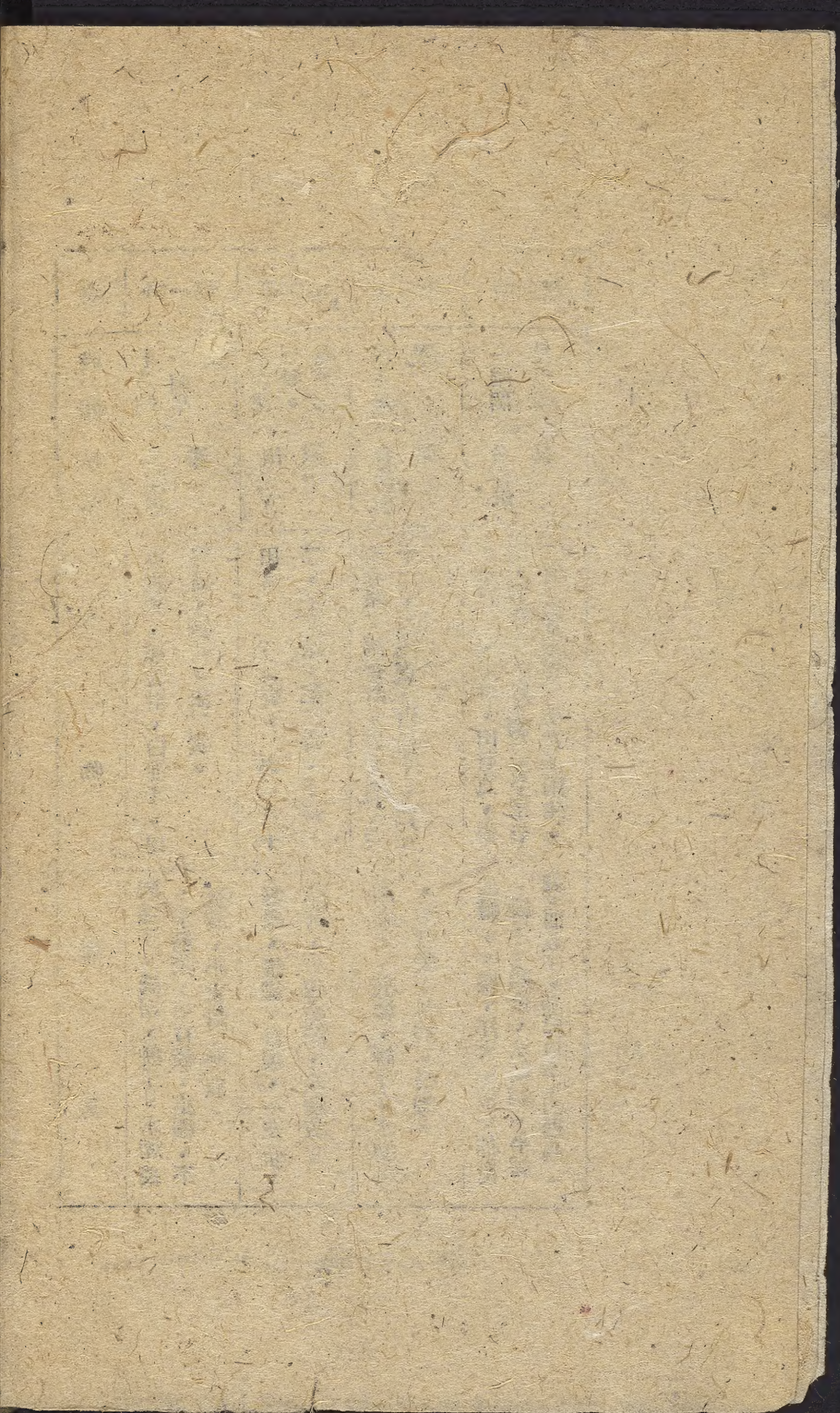
常功　胡正　孫千
張朋明　集體創作

哥倫比亞大學
中文圖書館章
JAN-7 '52

晉綏邊區呂梁文化教育出版社出版
新華書店晉西北分店發行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十二月編印

578-14360D

場	時間	地點	人物	導具
第一場	十月的一個早晨	合作社裏	王志衆、馬會計、白油子、田有寬、劉五、劉二貴。	酒罐子、紙煙、餅子、水煙袋、旱煙袋、毛口袋、揹繩、不浪鼓、小貨包、酒瓶。
第二場	接着第一場。晚上。	田有寬家中	田有寬、有寬妻、二嬸、三十二、王志衆、劉二貴、寧喜。	鞋底、揹繩、口袋、一疋布、簸箕、一包水煙、水煙袋。
第三場	過了幾天	合作社裏	王志衆、馬會計、田有寬、三十二、二圪蛋、白油子、劉五。	酒罐子、紙煙、餅子、水煙袋、旱煙袋、茶壺、茶碗。
第四場	一兩個月以後	合作社裏	王志衆、馬會計、田有寬、寧喜、劉五、張六兒、劉二貴、三十二、二嬸、有寬妻、小女子雨生。	油罐子、鹽、洋火、布、棉花、綫子、鷄蛋、水煙袋、旱煙袋、油瓶子、鋪蓋行李、四農祟。



大家辦合作（道情劇）

人物：

王志衆　合作社的主任，四十歲，忠厚誠懇。
馬會計　合作社的會計，五十多歲，小心謹慎。
白油子　合作社的採買，二十多歲，好吃懶做，流里流氣。
田有寬　三十多歲，農村積極份子，辦事果斷。
田　妻　二十多歲。
二　嬸　四十多歲，田有寬的叔伯嬸子，
寧　喜　六十歲，
小女子　十幾歲，寧喜的孫女。
三十二　二十多歲，有點冒失。
劉　五　二十多歲。
圪　蛋　二十多歲。
張六兒　二十多歲。
劉二貴　近三十歲，小商人，近視眼。
雨　生　二十餘歲。

第二場

王：（王主任上）

王：唱（七錘子起板，唱七字調）鷄叫了三遍東方亮，合作社的王志業起了床，我這裏上前來開門兩三扇，（繞板）取出那餅子洋旱煙，燒酒罐子搬上櫃，再把那盒兒豆腐齊擺上。（流板）

（田有寬揹糧食上）

田：唱（唱十字調）十月裏天氣涼下了霜，沒有那棉衣穿心裏慌，田有寬揹穀米進城去，糶了米要買布縫棉衣。我家離城四十里，來回八十里真熬死人，前面那王家莊有合作社，繞幾步到那裏看上一看，假若是有布就用米換，沒有布我再去到城關，正行走我這裏抬頭看，王家莊不遠在面前。（切住）

王：（白）有寬「拜識」（註一）幹甚去？

田：就到合作社來，（田進門，王幫田放下糧袋。）咱們合作社有布嗎？

王：布？沒，你吃煙吧。

田：怎麼，咱們合作社連布都不賣？

王：聽說布價不穩。

田：不穩怕甚？天涼啦，誰家都要穿布，今天你能買四五個布來，不到天黑我保險你賣完。

王：（點頭）的確，這幾天家家都要穿布。

（馬會計一面扣扣子一面上）

馬：哈哈，田家塔田有寬來了，幹甚了

馬：買布。

田：沒啦布，到城裏去吧。

田：（放下煙袋）你們在，我就走了。

馬：不多坐一陣？（王帮田揹上粮食。）

田：在吧。（出門）以後頂好還是販些布回來。（下）

馬：（打掃桌凳，整理貨物，猛然記起）夜天二喜拿了一匣洋旱煙，還沒啦記賬呢。（記賬）

王：二喜又欠賬了？

馬：嗯。

王：以後可不能再欠賬了，如今賬欠了幾千，一個都收不回來！

馬：（點頭）嗯，（計算賬）王主任，這是怎麼鬧的？咱們的貨總是賣不出去，合作社鬧得連個生意舖子都不如了！

王：總得想些辦法。咱們這是合作社，是給大家做生意，給大家賺錢。（想）快過年啦，年貨得早點辦上些，還能賺些錢。

馬：嗯。

王：這幾天買布的人可多啦，咱們合作社也該販些布賣。

馬：布倒是快，就是價錢不平穩。（數餅子數目，對賬）

王：不平穩也不怕，少賺上幾個不要緊。

馬：或許不至於賠本，王主任，咱們今早吃甚了

王：你看吧，有甚就吃甚。

馬：還是吃稀飯吧。

王：行。

馬：我就做去。（下）

馬：（在後台叫）油子！油子！

油：（在後台）幹甚？

馬：起來，快吃飯啦。

油：再睡上一陣陣吧！

王：（向內）油子，你還不起床！？

油：咽，起——

王：唉，（踱起步子來）好難呀！

（七錘子起板，唱十字調）王志衆我這裏自思自想，合作社辦的好不興旺。一不爲好吃偷懶不動彈，我和那貿易局常有來往。二不爲裝了腰眼目不清，王志衆辦事情正大光明，我一心爲大家辦好合作，可是呀看現在不成樣子，照這樣辦下去無有出路，好些事我還得費心思量。

（白油子上，眼皮未睜，仍帶睡意，紮上褲帶，隨便扣了幾個扣子，打了個哈欠，摸摸帽子）

王：才起床？

油：夜黑了睡得太遲。（蹲到凳子上，偷拿了一盒洋旱煙，劃洋火點燃。）

王：又抽紙煙了？

油：我夜天進城買的，你也吃一根。（遞一支給王）

王：（未接紙煙）油子，你今天再進一回城吧。
油：幹甚？
王：到貿易局，問劉局長販上四五個布回來。
油：販布幹甚？
王：咱合作社賣麼。
油：哎，販布不頂事，這些時布價不平穩，一下子跌下來，那可死下人啦！
王：這幾天買布的人可不少，今早一開門，田家塔的田有寬就揹穀米來，要換些布呢。
油：布不保險，賺不了幾個錢。
王：老百姓都緊用布，就是少賺幾個錢也不怕！
油：如今咱們買布遲了，再有兩個月就過年，不如辦些年貨回來存下，過年時候賣，保險賺他幾個。
王：你還是進一趟城看一看吧！
油：我家今天吃油糕，我想回家去看一看。
王：糕都沒吃過？
油：只就悞今日一天，悞不了甚事。
王：這也是工作麼，悞一天就有一天的事。
油：（不高興地）一天的功夫還那麼着計較，實在……
王：（生氣）那麼由你！
油：我明日去，明日一早就去。

（劉五提油瓶子上）

王：劉五來了，吃麼。

劉：你吃，（不要煙袋）今日我、馬駒、六孩變工打場，吃油糕，有油沒有？

王：咱這裏沒油。

劉：前幾天你們不是說倒些油回來？

王：還沒倒回來，再有三五天就倒回來了。

油：劉五哥，你才"日怪"（註二）哩！咱們合作社有的東西你偏不買，沒啦的東西你就三番五次的要買！看一看咱們這餅子，多大，多重，只要十塊錢。

劉：（拿起餅子看了看摔下）吃不起！（要走）

王：劉五，坐一陣吧。

劉：不。（下）

王：再等幾天來買吧。（自語）哎，老百姓要的東西咱們就偏偏沒啦！

油：咱們有的東西，他就偏偏不買！單和人找麻煩。

烏：（在後台叫）王主任，油子，吃飯啦。

油：甚飯？

王：稀飯炒麵。

油：你回去吃吧，我在前面照着。

王：（看了一遍貨）好。（下）

油：（自語）發天價吃穀米，唄！：（拿了一個餅子咬了一口，倒了一壺燒酒，吃喝起來）

貴：（劉二貴揹貨包搖一不浪鼓一上）

（唱七字調）劉二貴向前行，心裏不斷想事情，家裏有山地十五垧，破窰一眼把身存。自動識下幾個字，能打算盤記賬本，到大吃了生意飯，揹上貨包串小村。各村鬧起合作社，小本生意難謀生。如今天冷布最快，販布是件好事情。因此我到合作社，去找油子走一程。

（白）油子。

油：二貴來了，來，來。

貴：你發了，燒酒餅子的！

油：給你也吃上兩個。（拿兩個餅子給劉。）

貴：（接過餅子，用近視眼看看）不要我出錢吧？

油：不，這一回算我請你，你來幹甚？

貴：咱們兩個夥買的那些布怎麼辦呢？

油：布還是存下不要賣，如今一共有幾個？

貴：五個。

油：存下它！

貴：存下不怕？

油：你才是，太看不遠了！如今布缺，咱們再能存上它一個月，一個布保險能賺五個白洋。

貴：就是怕布到那時候便宜了。

油：便宜不了，我整天價在城裏頭跑，還不如你！有便宜的風聲咱們就賣了它。（想起一件事）二貴哥，我看咱們兩個的生意還要往大裏鬧，再買上五個布存下它，一定賺錢。

貴：可不敢，油子，這一下弄不好，那咱可賠不起！

白：看把你怕的，我保險賠不了。（耳語）

貴：我可是胆小人，眞的，想不週到我就不敢動手。

油：不怕，我今天就進城，到貿易局去拿咱們合作社的名義買布，一定比平常人買的便宜。

貴：（想）可要想得週週到到的。

油：沒錯，你如今有多少票子？

貴：票子也沒啦甚。

油：你看這個人，我又不用你的！

貴：不用？上一次買布你不是借了我五百塊票子。

油：我給咱們跑腿，你多出些錢怕甚？

貴：怕是不怕，你老是說沒啦用過我的票子……

油：算我用過你的，反正咱們弟兄兩個，還分什麼你我。

貴：可要快還我那五百塊票子哩！

油：還，誰敢不還你。今日呢，要買布就得再拿些票子。

貴：票子只有一千五。

油：拿來。

貴：（小心地將票子拿出，仔細數過）給。

油：（接過錢，一面數一面說）布還是存下不要賣了！

（馬會計上）

馬：油子，快回去吃飯吧。（看到二貴）二貴來了。剛才是說甚來？二貴，你買甚他不賣給你？

貴：沒甚，你們在。（欲走）

馬：不坐了？

貴：不了。（出門，不放心地細掐計算，搖着「不浪鼓」下）

馬：油子，飯給你留着，快回去吃吧。

油：不想吃。

馬：（發現桌上短了餅子）你又吃餅子來？

油：嗯。

馬：餅子是賣的，你先自家吃了！

油：反正都是要到肚裏頭去。馬先生，記到賬上。

馬：王主任清早說啦，誰也不能欠賬。

油：不記你說怎麼辦？為了這一點事，咱們兩個還去打一回官司？

馬：誰和你去打官司？

油：那就對啦。我腰裏也沒一個錢，記上，明日我有了……還你。

馬：自闢合作社以來，你的賬還沒還過一回哩。

油：還是記上吧。馬先生！（馬無奈記賬，白油子吸煙）

馬：（數煙）紙煙又短了一盒。

油：嗯。

馬：你吃了？

油：管他呢，記上吧！

馬：嗯。（記賬）

王：（上，擦了擦嘴）油子，快回去吃飯吧。

油：不想吃。

馬：吃了六個餅子，賬也上了。

王：又上賬了？馬會計，以後無論他是誰，都不能上賬，天王老子也不行！（唱雙十字調）合作社本是爲大家辦事，任何人都不能要私情。從今後再不能往外賒賬，以前的外欠賬也要弄清。爲大家辦事情要盡責任，做買賣私自用都應公平。

馬：（接唱雙十字）王主任說的話句句是實，爲衆人辦事情要憑良心，辦的好辦的壞還在其次，銀錢事不糊塗一清二白。

油：（接唱急板）你們說不賒賬咱就不賒，一個人拗不過你們兩個。給別人辦事情不比自家，又何必那樣的囉哩囉嗦！哼！（切板）

馬：（白）王主任，咱們自家合作社的人能賒欠不能？

王：不能！

馬：對。

王：整天的欠賬，快把合作社欠倒塌了！

油：王主任，我今兒還是進城去給咱買布去。

王：今日去？

油：吃了公家飯，就得給公家辦事情，甚時用甚時方便。

王：馬會計，取上三千塊錢給油子，再給貿易局寫上個介紹。

馬：對。（先將錢給白油子，又記賬，寫介紹）

油：（裝錢，忽然發現一信。）王主任，這是我那一回進城去遇見區抗聯老張，哈哈，他給你的信。

王：這灰後生，（看信上日期）五六天了，你怎的遲時才拿出來。

油：哈哈，忘毬了！不要緊吧？

王：不要緊？叫今日到區上開會，檢討合作社的工作。

油：對麼，剛剛好就是今天去。夜天給你也不頂毬事！

馬：給，進城去的路條，介紹。

王：快收拾去吧。（白接過路條介紹）

油：我走了。（下）

王：快去吧。（自己也收拾東西）

馬：王主任你幹甚？

王：到區上開會去，今日天不早了，到區上還有三四十里路，馬會計，你好好在家照護着門，我也許趕天黑回來。

馬：好，好。

王：我走了。（下）

（馬看看無人，嘆了口氣，閉門收拾東西下）

第二場

（田有寬之妻手拿鞋底上）

妻：（唱七字調）適才間做好了飯，到門口去看一看。一打早他去買布，（繞板）到此刻不見回還。

（二嬸上）

嬸：（唱七字調）我婆子眞是難上加難，十月間沒有件棉衣穿。清早起出門來銀霜滿地，到黑間西北風吹的骨寒。

妻：（白）那是二嬸？

嬸：有寬家，你幹甚？

妻：看一看我「那」回來了沒？到我家坐一陣！（二人進家）

嬸：有寬那兒去啦？

妻：買布去啦，一打早就走了。

嬸：有寬家，你家的簸箕在不在？我用一下。

妻：你要簸箕做甚？

嬸：你看，如今十月天了，我還換不轉「季」。要碾些米換個布穿。

妻：嗯，人們如今可都等着用布啦。你等一下，我給你尋去。

（田妻下，田有寬夾布上，三十二在後跟上）

三：有寬，那兒去來？
田：進城換了幾個布。
三：城裏布甚行情？
田：可貴啦！（二人進家）
嬸：有寬回來了。
田：二嬸串來啦。
妻：（上）怎家才回來？早就把飯做上等你咧！
嬸：你買了些甚東西？
田：布，還有給寧喜叔捎的一包煙。
嬸：布甚行情？
田：（做手勢）×（註三）千多。
妻：多長的？
田：四八布。
妻：咱家換了多少？
田：二斗半換了××。甚的東西也是缺者爲貴，如今正是換季時候，城裏頭買布的人可多啦，人擠得「圪擁圪擁」的。我先到幾家字號裏，那些灰生意人簡直想吃人咧！要×斗穀米換××丈布。
嬸：怎這麼貴？
三：這些私自抬高市價的買賣人非處置上幾個不行！

妻：那你是在那裏買的？

田：後來我就打聽，人們都說合作社的布便宜，我就去了，果眞便宜，買賣做的又和氣。

（劉二貴上）

貴：有寬，城裏買布回來啦？

田：劉二貴，來坐吧。

貴：喚，我看這布，（用近視眼翻來覆去的看布）甚行情？

田：×千。

貴：（看田手勢驚喜）×千？！

三：怎，比你的布貴賤？

貴：不離乎，差不上下。（自語）要是多存上些布那可……

三：可是能多賺錢麼！

妻：你的布賣完了沒？

貴：沒。

妻：怎麼人家盡買布[illegible]，你的還沒賣了？

貴：還——這幾天忙，過幾天再賣吧。

（寧喜上）

寧：有寬回來啦。

田：寧喜叔，來坐下。

寧：你給我揹的水煙呢，多少錢一包？

田：（將水煙遞給寧）這水煙可沒買好，寧喜叔，我在那家字號裏買的五十元，後來到合作社買布問了一下，合作社只要四十五，我想再退吧，已經買來了。

寧：合作社賣的便宜呵！

田：人家那合作社可紅火咧，我聽那主任說，人家不光是給老百姓賣這些東西，布啦、油鹽鹼……還教婦女們紡綫，沒啦花的領上回去紡下再換布。

衆：可是辦的好呀！

嬸妻：還教婦女紡綫織布？

田：（唱十字調）人家的合作社辦的不賴，老百姓需要的樣樣都賣，有布匹有油鹽，要甚有甚，價錢小看利少東西實在，做買賣公平對人和氣，最要緊處處是為咱打算，開辦紡織訓練班，貸棉貸花解決困難。

嬸：那可好了，我倒是會紡，就是沒啦花，也沒啦車車，紡不成。

妻：要是咱村有這樣一個合作社教人紡綫綫多好，咱家倒是收下些棉花，可是咱不會紡，眼看有棉花弄不成布。

田：一年家盡拿糧食換布，也得些糧食哩！要是婆姨們學會紡織，咱們多種上些棉花，把這個穿衣問題解決了，那咱們的光景可就更闊好了。

妻：咱村裏不是也有個合作社，我看咱家入股的那二十塊錢又是寃出了。

田：哼！咱村的合作社要是有布，我倒不用來回八十里的進城啦——悞一天工。咱們合作社不賣布，人家賣的是燒酒餅子洋旱煙。

三：合作社裏還有我的股子，我看咱們提個意見討論一下，合作社要是這麼辦下去那可不行！

妻：討論也教人紡花織布。

嬸：咱們婆姨們都能紡花織布就好了。你們去討論吧，叫合作社給咱們割車車閙棉花。

三：咱們老百姓用甚，合作社就辦甚，這才叫解決困難，像如今這樣，不如趁早「打折」（註四）了。

貴：合作社是公家的生意麼，像油子那能幹手，準能賺錢。

田：公家的生意？還有我的股子吶。光賺錢不能給老百姓辦事頂甚！

三：眞是，咱們用甚，他偏不賣甚，眞氣肚子……

寧：我看合作社就是「白作社」，閙上多時啦，甚麼事也不頂，入上的股子那就頂上了布施啦。

田：咱們給王主任提個意見，也叫他販布。

貴：這陣布正貴着哩，合作社買布非賠不可！

三：（有點生氣）不叫合作社賣布，只你一個人獨賣？！

貴：叫我一個人也顧不過來。

三：你想的倒好！

田：不單是賣布，還要閙紡織。我看咱村這合作社，得好好的整頓才行。

貴：眞是，你們就不知道做生意的門道，現在快過年了，販上些燒酒，棗子花生，香表紙炮，保險能賺錢。

三：那咱們就「赤着肚子」光喝酒吧？

妻：那還成個世界！

寧：不是我反對你們後生們，像油子那後生，流里流氣，唉！成不了個「氣候」！（註五）

田：油子不好，咱們可以推翻了他！

貴：爲甚推翻人家？

田：爲甚？就因爲他不好好的給咱們幹麼。

貴：我看你們就是甚也不毬懂，灰拾翻。

三：（立起）你這是幹甚？盡說這號灰話，你不是破壞吧？！

貴：我破壞？

三：你這不是破壞是幹甚？

（唱急板）我說你是破壞你不服氣，你這人一肚子自私自利，你的那鬼主意我都明白，合作社辦好了你不願意。

貴：（接唱）三十二你不要破口傷人，合作社好不好與我無干，我不過按情理就事說事，你這樣胡亂說於理不端。

三：（白）我看你和那白油子就……

貴：你說怎？……你可不能誣賴好人呀！

寧：走毬吧，二貴！（推二貴下）

三：你不要裝孫子，你的那些底細，那一天不高興了全給你抖露出來。

（後台小女子叫：娘娘，回來吧，）

嬸：噢，（正要走出，又返回）唉，人老了盡忘事，有寬家，簸箕。

婆：你看我也是盡顧說話。

三：（二嬸拿簸箕下）

田：走，咱們找農會幹事商議去。

妻：你怎麼就走？跑了一天還沒吃飯。

田：提意見要緊，回來再吃吧。

妻：我給你拿個窩窩去。（下）

王：（在後台叫：田有寬，田有寬在家不在？）

田：在，（王上）啊，王主任來了。

三：怎麼天黑了才來？

王：今天到區上開了個討論合作社的會。

田：討論了些甚的事？

王：討論了一下，咱受了個批評。

三：因爲甚？

王：咱合作社大的方向上有毛病，沒走對，沒做真正爲咱老百姓解決困難！

田：（點頭）這批評的對。

王：要我回來馬上就通知各村開社員大會，提意見，選上代表，討論咱們合作社以後怎麼辦。（對三十二）你就去和你村農會幹事商議一下召開社員大會吧。

三：對。（下）

（妻拿着窩窩上）

妻：王主任來了，（給田窩窩）給。

田：不用了，把咱的白麵「和」上，給王主任做些飯。

王：不用了，有寬。

妻：好多天王主任也沒到咱村來，吃上些再走吧。（下）

田：王主任，布可貴的怕死人！剛才我還和三十二商議，咱們合作社也辦上個紡織訓練班吧。

王：今日會上也討論到了，今後是咱莊戶人用甚就賣甚，如今最數布要緊，咱們就要辦訓練班織布，然後再一步一步地往大裏鬧。

田：對，你的這意見我贊成，我看咱們合作社要辦好，油子那人就得……

王：那就看大家的意見，大家叫誰辦，誰就可以辦，大家不叫誰辦，他就想辦也不行。

（後台三十二叫：開會了，開社員大會了。）

田：今黑夜會上都要討論些甚？

王：今日先請入股的發表發表，以後選出代表來，再開全行政村的代表大會，那會上就決定今後怎麼辦。

（後台又喊：開會了，開社員大會了！）

王田：走，咱們走吧，人不差甚到齊了。

（二人同下）

第三場

（田有寬，三十二上）

田：（唱七字調）前幾天各社員開會討論，

三：（接唱）　　為咱的合作社大家操心，

田：（接唱）　　選舉下我二人當了代表，

三：（接唱）　　前去那合作社討論事情。（流板）

（二圪旦上）

圪：（白）哦！前頭那是有寬「拜識」？

田：噢，圪旦「拜識」。

圪：你們倆個幹甚去？

三：我們村裏前幾天開了個合作社社員大會，大家選我們倆個去開社員代表大會。

圪：我也是選下的代表。

田：那咱們相跟上去吧，（三個人一面走一面唱）

齊：（唱七字調）三人去開代表會，代表大家提意見，

圪：（接唱）要想辦好合作社，

三：（接唱）就要時常來討論（流板）（三人同下）

（白油子上）

白：（唱七字調）這幾天整天價就是算賬，算的我頭發暈眼睛又花，王主任盡批評咱的不對，誰想到辦合作如此麻煩，我有心到城裏閑遊兩天，還得和王主任商量一番。

（白）王主任，

（王主任拿一本賬上）

王：叫我幹甚？

白：王主任，我今天想進一趟城去，給咱們合作社買些布。

王：上一次你去了三四天，一尺布也沒啦買回來，今日要開會，你又想要到城裏去？

白：會嘛，我不想開了！

王：今日裏的會可重要哩，區上把咱們合作社可批評了個詳細，以後怎麼辦都得要在今日的會上來討論。

白：毬，那些莊戶人誰能知道怎麼做生意。他們能討論個甚？

王：你這後生才是——合作社是大家辦的，出本錢的都是東家，給大家辦事，要怎麼辦當然是由大家來決定。

白：「大家來決定」，哼，一定甚也辦不好。

王：（着急的）不單是討論以後的工作，就是以後叫誰辦也得由大家討論決定，這才叫民主哩。

白：「叫誰辦也要由大家來決定？」——毬，一定討論不好！

王：我這一次到區上開會，就是討論了這個問題——合作社要由大家來辦。

白：這才麻煩！

王：怕麻煩？如今咱們給大家辦事，就得提倡這個不怕麻煩哩！（收拾東西）

白：（唱十字調）今日裏開的會不比往常，我這裏可得要仔細思量。

（田有寬，三十二，坎旦，劉五，四人上）

田：（唱七字調）一路走來一路討論，

衆：（接唱）不覺得來在了合作社門。（落板）

老：（進門、打招呼）王主任，（大家都來家）

王：各村代表來啦。快坐，說來就一齊來了。

田：路上碰見的。

王：給吸煙，（代表們都坐下，有的蹲在一邊，王主任遞煙袋，向內喊）馬會計，快來吧，

馬：（在後台）就到，我把洋爐子生着。（一面說着，擦着手，上）嘿！代表們都來了，

老：馬先生忙啦？

馬：沒甚，生爐子，坐了壺水。

王：好，咱們就開會吧。我先報告一下，報告了以後咱們大家再來討論，

田：對。

王：咱們合作社是今年臘月成立的——

馬：（接上）臘月，臘月十四。

王：是的，到如今，不到一年，本錢是五千，如今連貨帶現款一共是一萬二，長餘了七千多。做的事情是冬天磨豆腐，夏天賣涼粉打餅，再販上人家些洋旱煙，手巾，胰子，燒酒……

田：賺了多少？

王：七千多。

馬：一塊錢長餘一元兩角多。

白：看！看！有些人還整天價批評合作社哩。說合作社就只為了贏利，有利就行！

三：一年來的光景才賺了那一點錢，還叫你得意的。

田：賺下那兩個錢的事小，及時給老百姓解決困難的事大！

白：這還不是解決困難？你眞是——

三：什叫解決困難？賣餅子賣涼粉也是解決困難？

劉：眞是，做那些灰營生！

王：大家先等一等，我還有報告哩。

田：先叫王主任報告吧。

王：如今錢是賺了七千多，有三千多欠在外面。

三：還在外面欠着？都是些誰們欠着？

王：（對馬）你把那些欠賬的給大家唸一唸。

馬：劉三保欠五百，二喜欠三百，油子欠一千五百二十五——

白：誰？

馬：你麼！

白：我甚時欠下這麼多？

馬：你不信？有賬在，（讓油子看賬，油子不看）我唸給你聽吧！年時臘月十五取洋旱煙兩盒，十八取豆腐五斤，二十取餅子四個，今年正月初五，取洋旱煙三盒，十三取燒酒斤半，十五借大洋三百元，十六取豆腐二斤…………[illegible]

三：（接上）算了，不用唸了。你們看，合作社只賺了那幾個錢，就有一半多叫那些二大流欠着！三保，二喜，誰不知道是有名氣的二大流。

白：怎麼「日鬼」（註六）的？我就欠下一千多？[illegible]

馬：你說我給你把賬算錯了？給！（給白賬，白不接，馬又收回）

三：怎麼白鬼的？你一天價燒酒餅子的，那敢是白吃哩？又[illegible]

田：我看，油子你家也不算賴，你回吧，取上二千五百塊錢給咱合作社補上。你是辦過合作社工作的，這件事上也該模範一下！

白：實在說不來，一下子就欠下一千多！[illegible]

三：你欠下怎了？不想還？你家是個富農，這麼一點賬也還不起？！

田：在合作社裏有你自個賺的，爲甚還要欠賬？[illegible]

王：是麼，咱們每人一月都有四斤五斤穀米，和村長賺的一個樣樣。

圪：照這樣大家都欠下賬，那就要把合作社欠倒塌了！

劉：對麼，照你這樣十個人，就把咱們合作社欠倒塌啦！

田：還是應當還的，油子，你要不還的話，我們大家和你區上縣上都敢去，你可不要想你的嘴會說。

三：賴不過去！咱們是給大家辦事的，那裏也敢去。

白：唉！這些人，眞是不識好賴人。

田：你說甚哩？油子。

三：怎？你還是個有理的？

白：你說我不對，我敢就沒給合作社出過力？

三：你出過甚力？你齊說。

白：（立起）咱們就說吧，辦合作第一是賺錢……

三：就是賺錢也不能只賣那些餅子洋旱煙。

白："要賺錢只有賣那些零星吃的東西利大，你不信，一升黑豆就能作二斤豆腐，這就是對半的利！你們說做甚東西還有這麼大的利？

老：賺了這幾個錢，對咱莊戶人可有甚的好處？

白：哎呀，辦合作社就是作生意麼，有利就行，要是照你們那末說，甚東西都不能賣啦。

王：油子的意見不對，過去咱們那是作小買賣，沒給大家解決困難，不能算個合作社。以後咱們要大家想辦法，把咱們合作社往好裏辦，只要是辦得好，用的着人就再多用上幾個也成！

白：是呀，過去人少，我白油子經常跑這裏，跑那裏，也夠着個辛苦了吧！

王：你跑路也是盡白跑！前幾天你往城裏跑了三趟，什東西也沒啦買回來。

田：（向白）那一天我不是在城裏見了你？油子。

白：嗯。

田：你不是夾着三個布打合作社出來？

白：（慌張的）我？我沒啦。

田：我清清楚楚見你夾着布，你怎說沒啦？

三：不是拿合作社的名義給你自己作生意吧？

白：不，不，沒的事。

王：沒的事？你夜天回來給你自已買的布，是在那裏買的？

白：我，我在貿易局買的。

田：你怎價就能自已在貿易局買出布來？我就不能。

三：你有甚的面子呢？

王：這裏頭有問題，油子，那一天買布去不是給你開了個介紹，既然沒買下布，你把那張介紹交回來。

圪：交吧。

劉：交吧。

白：（沒辦法之下老羞成怒）我就是買了布又怎樣？（又蹲下）

三：說得怪好聽，用合作社的名義私人買下便宜布，再貴賣出去，那裏有這麼便宜的事？

白：這又不是犯了王法。

田：不是犯了王法，可還犯了咱們大家的規矩，咱們大家商議吧，依我的意見，油子把布退出來。

劉：退出來，我同意。

三：你還算給咱們大家辦事？合作社的東西用了不給錢，成年成年的欠着，又拿上合作社的名義給你自己作生意，誰是你一個人的啦！快「爽利」（註七）些把布退出來吧！

衆：退！退！

田：照這樣的人還能給大家辦事？依我的意見，咱們不要他了！

衆：對，咱們不要他了！

白：不要啦——（怒）不要啦我這陣就走！（欲走）

三：（阻住白）你倒想了個好！欠下的一千多元和布呢？

圪：退布！還錢！

馬：油子，按理說，你應當退布，合作社照原價給你錢，也不能叫你吃虧。

白：（低頭無言）

王：倒底怎了？利利索索的！（白不語）

三：（生氣）你不還的話，咱們就到區上去！（拉白）走！走！

馬：油子，快說吧，倒底怎辦？都是本鄉本土的。

白：我沒啦甚還的。

三：沒啦還的？你家還僱着長工。

王：油子，限上你五天吧。

白：怕，怕不行吧……

圪：不行？你再拖上一年？你可不要耍死皮！

王：就是五天吧，布在家裏一取就成，一千多塊錢你家往出拿也不難。——

白：（低頭沉思）唉——

馬：油子，你也要想開些，大家今日也不是故意和你爲難。

王：你看看，這裏坐的人和你往日沒寃，近日無仇，這都是爲了大家。

白：唉！這些我也解下，是我自己做錯啦！

馬：這就對啦！油子，快回去取錢取布吧。

白：嗯，（在馬勸與推之下下場）唉！

三：灰鬼，他就不是爲了夥合作，是爲了躲兵。

圪：對的，就是爲了躲兵哩。

劉：（對圪旦）這可又給你村添了個二大流。

圪：他算個甚？我村農會幹事保元把比他還厲害的拴兒都改造過來了。他，他算個甚？

馬：大家喝茶吧。

三：以前的合作社沒辦好，就是油子一個人搗鬼……

王：哎，三十二，也不能全怪油子。年時成立合作社時，我自個就沒認識清楚，這一次區上的批評是對的，以前我就認成作生意，賺錢。馬先生，你說？

馬：對的。咱們……

生：還我得先自己批評自己一下。

田：我看這還不能單怪王主任，開頭咱們就都沒認識對，我自個也當成咱們要開舖子，入了股也就再沒理。按理說要解決困難，辦好合作社，非要大家努力不行！

劉：有寬的話對。開頭咱也以為油子做過兩天生意，識兩個字，就用上了。

三：可是，咱在當時提過意見，要多賣些咱老百姓用的，可是大家不注意。

王：是的，三十二的意見，當時我沒注意，這主要由我負責，沒給大家辦好。

田：我看今日咱們好好的商量商量，過去的要當作教訓，以後還是咱王主任和馬會計給咱辦，咱們大家也要都關心，這樣就一定能辦好。

衆：對，同意有寬的話。

王：衆人既這麼說，我也就不再推辭了。那麼咱們就商討吧。

田：我還有個意見：咱們合作社辦事的一月間十五斤穀米不抵事，合作社是給大家解決困難，咱們大家也得給辦合作的人解決困難。像馬先生，兒孫們倒鬧得有樣子，家裏還不至於受餓，王主任就不行，家裏只有婆姨和十來歲個侯孩孩，這不行，我的意見是在分紅時，辦事的也頂上人股子，也分紅，大家看，對呀不？

三：對！這一下辦事的人也就更有勁了！

馬：我看不用啦。……

王：（有些急）大家可不用這樣，我婆姨叫她學紡織，孩孩也吃用不多。

三：不行！哎，王主任，你可不用推辭了，為咱們大家辦事，咱們還能叫你受困難了。

圪：大家的困難都得到解決麼！

（少停頓了一下）

劉：如今是布要緊，王主任，咱合作社還是先辦紡織。

王：對，區上的指示也是叫咱們先辦紡織訓練班，今後是大家緊用甚，合作社就辦甚。（看自己小本子上的記錄）如今第一步辦紡織合作社，準備棉花，車車，請教員，大家回去了就發動婆姨們來學。

三：婦救會她們做甚哩？她們也要發動呀。

田：發動婆姨們不成問題，你趕緊給咱準備車車、棉花、請教員吧。

王：再，咱們這裏離城遠，買下他幾頭牲口，再發動有牲口的人來參加上些，成立個運輸隊，馱糧食，販油鹽，以後就照人家×××（註八）合作社的辦法，又織布，又運東西，又開油房，反正是大家緊用甚，合作社就辦甚。

馬：大家緊用甚，咱們就辦甚。

王：咱合作社要往好裏辦，我看就得咱們大家都負責任，各位們回去要給大家好好宣傳，說明咱合作社以後的辦法，叫大家以後多提意見。噢，還有件事，咱們合作社以後要往大裏鬧，這就得擴大資本，大家多入股子，入了股子按期分紅。

田：沒啦問題，只要咱合作社能給大家解決困難，入股子的事情容易。（向衆人）今兒咱們回去就發動！

王：（唱七字調）大家的意見呀我都照辦，從今後第一是解決困難，莊戶人要用甚咱就賣甚，合作社一定要大大發展。

馬：（白）討論得好！討論得好！這一下也給我老漢開了腦筋了。

王：再還有甚發表的？

馬：王主任，咱們合作社要往大裏鬧，怕人手不夠吧？

王：人手不夠咱們再添，油子走了，還差一個採買，咱們大家都「瞅摸」着（註九），有了合適的人咱們就用上一兩個。

衆：好。

馬：還有，王主任，你不是說割車車，買棉花，咱們現在可是沒多少現錢啦。

王：這個我也計劃好了，不用愁，我今日就去縣貿易局，暫時先借上他個三幾萬元。

三：說起割車車，我倒想起來了，咱回村以後商量商量把咱村那五道廟拆毬了吧，那木料可是不少哩。

圪：可多哩吧，割機子的大木料也有。五道爺爺算毬了吧！讓他也參加咱們的紡織運動吧！（大家笑）

田：王主任，沒甚事了吧？

王：（想了一下）沒甚啦。

田：那咱們可就回呀。

馬：再坐一陣吧，大家喝茶，喝茶。

衆：不啦，你們在吧。（四個代表下）

王：馬會計，我這就去貿易局，你把那兩眼西窰打掃一下，準備訓練班的婆姨們來住。

馬：對，對。

（二人分開下）

第四場

（王主任挑担子上）

王：（唱七字調）王志榮挑担子去下鄉，爲的是賣貨物調查情況。前些時開了個代表大會，決定了合作社的新方向。開罷會我去到貿易局，和咱那劉局長好商量，借下了紡車和棉花，還借下了西農票三萬五千。緊接着我又到區上去，請抗聯王同志當教員，動員了婆姨們十多個，訓練班一切都準備齊全。合作社又買回快機兩架，拿綫子來換布頂方便，成本輕布又好價錢又賤，老百姓買布的天天不斷。我這算挑起担子快走幾步，不覺的來到了合作社門前。

（馬會計笑嘻嘻地上）

馬：（白）哈哈，王主任下鄉回來啦。

王：回來了。訓練班今天結束，你的賬算好了吧？

馬：算好了。看把你累的，快到裏面歇一陣吧。（王下）

（馬會計整理貨物，打掃桌凳貨架，算賬。）

（唱冬石榴）咱們的合作社茂盛興旺，男和女老和少來來往往，清早起直忙到天黑半夜，有時候連吃飯也顧不上。合作社能辦的這麼樣好，是因爲衆人們多多幫忙，剛才我去訓練班，婆姨娃娃紡綫綫，織布工人很起勁，一天能織八丈零。我把貨架打掃淨，再把賬目算個清。

（馬算賬，張六兒急上。）

張：（進門，大聲白）哎，馬會計！馬會計！

馬：（驚一下）這後生，把我嚇了一跳，什事？

張：馬會計，我婆姨夜黑間養下個娃娃，沒想到她養的這麼快，連一條替換的褲子也沒啦預備下，急得我四處周轉，可遇這兩天手頭又不方便，馬會計，給咱賒上個布吧！

馬：（搖頭）六兒，這事情不行！王主任以前說過，天王老子來了也不給賒賬。給衆人辦事不比自家那麼方便。

張：趕我婆姨過了月子以後，給咱合作社紡綫綫，我還有些糧食還沒啦糶了，馬會計，賒一個吧！家裏人還在等着呢。

馬：咱可担當不起這事，你看，這可不是咱馬會計不賒給你，這是給大家辦事，一個錢也不敢含糊。不過看到你養的那個娃娃身上，我給你吼一下王主任來商量商量。（喊）王主任，張六兒他婆姨養下娃娃沒穿的，想賒咱一個布嘞。

（王主任上）

王：六兒婆姨養下娃娃啦。大喜了小喜了

張：養下個小子。唉，誰能想到有這麼急，婆姨連條褲子也沒啦換的！王主任，合作社是解決咱莊戶人困難的，老掌櫃，給咱賒上個布吧，行不行？

王：行。解決困難頂數緊用要緊，「沒了給一口，強如有了給一斗。」這是喜事，賒上一個沒要緊。

張：那就眞領情不過啦。等我婆姨過了月子，叫她好好的給咱合作社紡綫綫。

王：對。（拿布給張）給，拿回去趕緊給婆姨娃娃縫起穿上。六兒，婆姨養下娃娃可要好好的講衛生啦！

張：對，你們在吧。（下）

馬：主任，這個布也上了賬？

王：噢。

馬：（寫賬）哎呀，以後可不敢再賒賬了。

王：怎？

馬：以前我記的白油子在跟前，你說無論如何也不能往外賒賬嘛。

王：這也要看對什麼人。你的記性倒不賴，可是死記性，老守成規，沒些靈活。我那時是說像白油子那樣的二大流就不能賒給他，就是賒給他，他也是胡糟蹋了，到時候賬收不回來，白蹬賬！照張六兒這樣好莊戶人，他們用的都是正經東西，不用怕，放大手，齊賒給他，這叫做給羣衆解決困難麼。

馬：（思索，點頭）對對，你不說，我還翻不開哩。

（台後有小販的不浪鼓聲。）

（劉二貴揹着貨包，手搖不浪鼓上，左邊看看，右邊喊喊。）

劉：誰買布，誰買針，手巾胰子。

馬：這是誰？啊，二貴。

貴：嗯。

王：來坐一陣。

馬：來，回來坐一陣，吃兩袋烟。（二貴進門）

王：（看見劉二貴的布）二貴，你的還布甚價？

貴：（看布）四千二。

王：嗳呀，多長？

貴：四丈八。

王：怕不夠尺頭吧！（取自己的布）給你看咱的布。

貴：（細看）不賴。多長？

王：四丈八，上秤稱足夠二斤半還多呢，你看值多少？

貴：還布……得……四千五。

馬：哈哈！我們才賣四千。

貴：不至於吧？

王：誰還哄你？你不信就到街上打聽去。

（劉二貴低頭沉思）

馬：二貴，你這幾天的布快慢？

貴：不頂毬事，沒人買。

（劉五上）

馬：劉五來了，還提着油瓶。

劉：快過年了，給咱倒上二斤油。

馬：來！（倒油）

劉：二貴也在？

貴：哦。

劉：王主任可忙啦吧？

王：沒甚。

馬：劉五，給油二斤。

（劉五接油給馬錢）

馬：你走啦？

王：坐陣子吧！

劉：家裏還有人等着呢，再坐吧。（下）

（馬上賬。田有寬在後台問）

田：劉五，你提的什？

劉：在合作社倒的二斤油。有寬剛下來？

田：噢。今天訓練班結束，接我二嬸和婆姨來了。

劉：寧喜叔也來了？

寧：噢，接我那候孫女來了。

（田有寬，寧喜上）

田：有寬，寧喜叔來了，坐吧。

王：抽煙吧，咱合作社的好煙。（遞煙）

馬：一貫在這裏幹什？

王：我和一貫商量個事情。一貫，你和咱們合作社合作吧！

貫：甚?!

王：咱們兩家合作吧。

貫：不！

馬：怎了？

貫：咱小本生意賠不起。以前倒跟你家白油子合作，可吃了個大虧——你們不要他了，叫他退布，那些布都是我出的錢。

馬：我們早就把布價給油子了。

貫：嗯？（唱七字調）油子跟我耍賴皮，那人實在挨不得，和他合作沒半年，大洋化了我兩千幾。

王：就爲了這事不合作？

貫：（低頭）嗯。

寧：唉，一貫——（唱七字調）辦事情你要把人分清，白油子怎能比王主任，如今的合作有了轉變，和以前眞是個大不相同。

田寧：（白）王主任，你是想怎麼和他合作呢？

王：我計劃是這麼個：二貴給咱合作社賣布，賺下利四六分紅。

（唱七字調）自己織布成本低，貨又好來又便宜，除過本錢賺下利，六成就算是你的。

田：（白）拋過本，賺下錢四六分，這辦法好。

王：是麼。二貴——

（唱十字調）劉二貴你自己盤算盤算，生意人決不和你這麼幹，合作社辦事情本爲大家，這辦法也給你解決困難。

馬：（白）二貴，你的眼近視了，你的心也近視了？合作社也是爲叫你得些利麼。

貴：（自思自語）唔，一個布要是賺下一百我分六十，合作社分四十……（忽然）王主任，你說的可是眞的？

王：眞的，我王志棠就不會說虛話。

貴：（最後決定）對，我「誠實」一（註十）一下，先拿上你家五個布。

王：行，可是你不能賣的太貴，要和合作社的價錢一樣。

貴：（想了一下）對，不能賣的太貴，一個布就買四千，多賣一個是孫子！

馬：走，到後頭拿去。（和劉二貴邊說邊下，喊。）五子（合作社裏一個工人的名字），把咱們的好四八布，給二貴拿上五個。

聲：噢。

（劉拿布上）

劉：你們在。

王：哎，二貴，你一方面賣布，一方面給咱收回一些銅元、「紙筋」（註十一），麻繩頭頭，這些

東西換貨也行。零星的收回來，集中的多了，咱們就交貿易局，解決公家的困難，也就把這些無用的東西有用了。

田：還可是個好辦法。莊戶人家留下一點點破銅爛鐵也沒用項，你要換給他些針綫洋火，可是高興啦吧！

劉：行！合作社既然給咱利，咱還不能捎辦這點事？能行，能行！你們在，我走啦。（下）

（馬會計，小女子，有寬妻邊說邊上）

小：馬會計，眞的俺爺爺來了？

馬：眞的麼，不信你看。

（小女子看見爺爺，跑到爺爺懷裏。）

小：爺爺！（白有寬）有寬叔！

妻：你們來了。

田：二嬸呢？

妻：在後頭收拾東西。

李：你們也快去收拾東西，我和有寬就是接你們來了。

妻：嗯。（邊喊邊下）二嬸，快拾奪東西吧，人家倒接來了。（二人下）

（牲口叫聲，織布工人聲）

聲：王主任，運輸隊回來了。

王：騾子下了吧？

聲：下了。

王：把牲口好好的喂上，給老張做上飯。

聲：對。

（三十二上）

三：啊，你們也在了咱們這合作社可眞熱鬧啦。哎，主任，剛才看見運輸隊回來了，馱回來些什貨？

王：油和鹽，還有咱們老百姓過年用的東西。

三：過了年，咱合作社有人進城時，給咱捎的訂上三個鏵子吧。明年要擴大生產。我們變工隊得添辦些鏵子，咱們預先訂上。

王：對。這我也早謀算過了，咱合作社跟咱工具廠和城裏鐵匠合作社已經訂了一百個鏵子，明春各村組織起變工隊來，生產工具的問題咱合作社完全負責。

三：還就好了。你們在吧，我去找農會幹事還有些事情。

王田：再坐一會吧。

三：不了。（下）

田：王主任，給咱村也訂上五個。

王：對。（記在日記本上）馬會計，你也給咱記着些。

馬：記着吶。

寧：王主任，參加運輸隊的事情，你不是以前和我說過，我家那頭黑驢，還會閑着沒事，叫參加咱運輸隊跑脚吧，賺多賺少，先能刨鬧出牠的草料來。

王：好，把牲口送到運輸隊上，又有照護，又能賺錢，牲口是你的，人工一切都是我的，淨利也是四六分，你看怎說？

寧：這頂好。我還有幾斗黑豆想糶，不知什行情，咱合作社能不能給咱瞅個好行情糶出去？

三：能，你把黑豆拿來吧，要緊用錢時就把錢拿去，咱把行情打聽好了告你，什會你覺着對事，你什會說句話，就給你糶出去。

寧：這可解決了我的問題啦。王主任拿糧食入股，行不行？

王：什也能行，以實物作價是一樣的。

田：提起入股了，我還給我村的李二大捎來二百五十塊錢的股金哩。

馬：來，我給你上賬。這陣入一股用不了半年，給你一塊上至少長一塊。

（二嬸，有寬妻，小女上）

二：你們剛下來了？

田：東西收拾停當了吧？

二妻：停當了。

小：爺爺！（跑到爺爺跟前，寧喜摸着她的頭。）

寧：小女子沒啦淘氣吧？

小：嗯。

馬：寧喜家這小女子眞是人小心靈，手巧學得快。

王：這次訓練班結束，學得快的好的我們都獎勵。雖說初學，咱合作社可也給衆人按紡的綫綫算了

一些工錢，至於那點工錢，就入了咱合作社的股子吧，你們願意不願意？

妻：（向二）咱們入了股子吧，二嬸？

二：我是行啦，你問你家有寬。

田：能行，還是你賺下的麼，我就能干涉你？

馬：你兩人倒分得清楚。

寧：（向妻）你賺下的是你的，他賺下的可也還是你的，哈哈！……

妻：還一個月訓練班住的可學下本事啦，以後咱們換季可就不像以前那麼困難了。（向田）哎，過年了，咱們扯上些布吧？

王：扯麼！鬧上一年，光景過好了，紡花織布也學會了，過一回年嘛，還不穿身新衣裳？

田：扯麼。（大家挑布）

妻：你看這布怎說？這個花格格布好看。

二：眞的，又好看又耐實。

田：呃，「花里忽稍的」，好看頂甚用？我看還是這粗布，又耐實又厚。

妻：你不愛好看，人家也不愛好看？那就給你扯上粗布，給我扯上這花格格布。

田：（笑着說）由你的意見扯吧。這陣婆姨漢也得講民主呢！

妻：二嬸，你看得幾丈，

二：富富餘餘得兩丈五。

妻：那一共扯上五丈。

寧：（王主任量布）。

妻：我還得買兩根針呢。

馬：有，大針小針納底繡花針都有。

（三個女人挑針）

妻：這針還不賴！

馬：地道鋼針，只斷不「圪增」。（註十二）

小：哎，這個小針好。

二：咱們還合作社眞比生意字號強。主任，給我領上二斤棉花，我回去紡綫綫，有二十天就紡出來了。

王：對。（將扯好的布給田，又稱棉花。）

（有寬和馬會計算賬。雨生拿綫和鷄蛋上。）

雨：田家塔家剛下來，買布。

田：啊，雨生。

王：雨生坐吧。

雨：主任，這是我婆姨紡的半斤綫子，再領一斤棉花。這回紡綫賺下的工錢調成鹽吧，咱那茶壺裏可得多放些鹽啦。這幾顆鷄蛋是我二姨家的，要換洋火。

王：對。（稱綫稱花）

妻：看這綫紡得細各勻勻的。

（女人們議論着雨生交來的綫）

二：能做機綫。

小：你們看還把把，才縐得好咧。

寧：（看王稱鹽）好鹽，好鹽。

王：咱們邊區過來的鹽麼！合作社自己馱的，價錢也便宜。

（馬收下雞蛋換給洋火，又忙着記賬。）

馬：雨生不坐會了，忙的也沒顧上叫你抽袋烟。

雨：整天價來嘛，再坐吧。（下）

女：爺爺咱們回吧。

馬：侯女子坐坐嘛，忙甚。你看人家都買這買那，你不買上點甚。

女：合作社又沒啦人家掛的那勞動英雄畫畫，要有我早買了。

王：讓你可是提醒我啦。馬會計，咱們下回辦上點文化上用的貨：墨子，筆，書本本。夜天村長還說，孩子們明年上學要用些什，可以調查着買上些。

寧：孩子們的困難，咱合作社也能解決麼。哈哈……

田：還才叫大家辦合作，咱們回吧。

衆：回吧，以後再來坐。

（大家收拾東西，田揹行李，妻拿布，二孀拿棉花，寧，女都出門。）

馬：（送出門）就去啦，一路好走，再來坐吧。

田：以後再來，你們回吧。

王馬：送送吧，東西都拿上了？

田：拿上了。不用送了。

寧

田：看你們忙的，運輸隊回來還沒顧上看貨呢，回吧。

內女聲：二嬸子，有覓家，你們倒走呀？過我們村給我捎上個話，叫接我來！

二：啊。

妻：（回頭，大聲地）喂，咱們今冬看誰紡的綫多，咱們比賽啊！

馬：啊，你們還也是頭一期的同學畢業生。（衆笑）

王：好，路上好走。（下）

馬：（送走客人，看看王的背影，又看看貨物）如今合作社可辦好了，王主任眞是有辦法！哈哈哈……（下）

全劇終

哥倫比亞大學中文圖書館藏

註解

註一 「拜識」即朋友之意。

註二 「日怪」即奇怪之意。

註三 ××布或×千錢，是布價或斗和糧食的數目，可按照當地的實際情形而規定。

註四 「打折」就是「收拾了」的意思。

註五 就是說辦不成個什麼事情。

註六 意思是怎麼搞的。

註七 就是說痛快些。

註八 以當地最模範的合作社爲例。

註九 即物色之意。

註十 先做一次試驗。

註十一 集起來的爛紙。

註十二 就是說不會彎。

COLUMBIA UNIVERSITY LIBRARIES

This book is due on the date indicated below, or at the expiration of a definite period after the date of borrowing, as provided by the library rules or by special arrangement with the Librarian in charge.

DATE BORROWED	DATE DUE	DATE BORROWED	DATE DUE
C28 (251) 100M			

「七七七」文藝獎金委員會
委託本社出版本屆獲獎作品
目錄如下

戲劇類

◀甲等獎金作品▶

「大家好」（新型秧歌劇）……………………華純、劉五、郭瑞、韓國集體創作。華純執筆。楊戈作曲並編曲。

「王德鎖減租」（一名「減租生產大家好」）（郿鄠）……………………西戎、孫千、常功、盧夢集體創作。

◀乙等獎金作品▶

「新窩光景」（歌劇）…………董小吾、楊戈等集體創作。楊戈執筆。董小吾、安春振、楊戈、肖紀作曲。楊戈編曲。

「甄家莊戰鬥」（話劇）……………………嚴寄洲作。

「張初元」（一名「新屯墾」）（山西梆子）…………馬利民作。

「開荒一日」（郿鄠）……………………嚴寄洲作。

◀丙等獎金作品▶

「三個女婿拜新年」（新型秧歌劇）……王炎作。安春振作曲並編曲。

「提意見」（新型秧歌劇）……………………王子羊、項軍作。

「打得好」（話劇）……………………成蔭作。

「大家辦合作」（道情）…常功、胡正、孫千、張朋明集體創作。

「勞動英雄回家」（新型秧歌劇）……………………王炎、劉錫

[illegible]倫地理大綱

中文圖書館藏

「七七七」文藝獎金委員會
委託本社出版本屆獲獎作品
目錄如下

戲劇類

◀甲等獎金作品▶

「大家好」（新型秧歌劇）……………………………華純、劉五、郭瑞、韓國集體創作。華純執筆。楊戈作曲並編曲。

「王德鎖減租」（一名「減租生產大家好」）（郿鄠）………………………西戎、孫千、常功、盧夢集體創作。

◀乙等獎金作品▶

「新舊光景」（歌劇）………董小吾、楊戈等集體創作。楊戈執筆。董小吾、安春振、楊戈、肖紀作曲。楊戈編曲。

「甄家莊戰鬥」（話劇）……………………………嚴寄洲作。

「張初元」（一名「新屯鎭」）（山西梆子）…………馬利民作。

「開荒一日」（郿鄠）……………………………………嚴寄洲作。

◀丙等獎金作品▶

「三個女婿拜新年」（新型秧歌劇）……王炎作。安春振作曲並編曲。

「提意見」（新型秧歌劇）……………………王子羊、項軍作。

「打得好」（話劇）……………………………………成蔭作。

「大家辦合作」（道情）…常功、胡正、孫千、張朋明集體創作。

「勞動英雄回家」（新型秧歌劇）………………………王炎、劉錫

琳作。　　劉錫琳、李桐樹、楊戈作曲。劉錫琳編曲。

「訂計劃」（郿鄠……丁之、文非作。

散文類

◀乙等獎金作品▶

「新與舊」（小說）……李欣作。

「張初元的故事」（通俗故事）……馬烽作。

◀丙等獎金作品▶

「轉移」（報告）……孟繁棪作。

「解放」（速寫）……周元胥作。

「[illegible]佐且和他們的少年隊」（童話）……胡海作。

圖畫類

◀甲等獎金作品▶

「農家曆」（年畫）……陳岳峯作。

◀乙等獎金作品▶

「日軍守備隊的生活」（木刻連環畫）……李少言作。

「勞動英雄回家」（年畫）……李濟遠作。

「鋤頭與槍桿」（連環畫）……徐冰作。

◀丙等獎金作品▶

「女人家的好營生」（年畫）……李濟遠作。

「溜象搖」（連環畫）……趙力克作。

歌曲類

「七七七文藝獎金獲獎歌曲集」……唐成銀等作。

呂梁文化教育出版社

